



资料下载

- 马克思主义论坛
-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改革与发展
- 经济研究
- 海派经济学季刊

站内搜索

搜索

当前位置: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 资料下载 > 海派经济学

可变资本与当代资源危机——可变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比较-肖安宝（海派经济学季刊第19辑）

发布时间：2010-05-30

内容提要 可变资本中不仅孕育着人力资本，更蕴涵着理解现代社会人类历史进程的钥匙。可变资本理论不仅论证了当代社会产生的各种危机：资源问题、生态问题、两极分化问题等根源，而且指出了人类解决这些问题及自身获得全面发展的能力与途径。人力资源——可变资本——人力资本是人之发展与社会之和谐的生成路径。

关键词 马克思 可变资本 人力资本

有人认为，《资本论》的内在逻辑矛盾，在于没有人力资本的内容。实际上，可变资本蕴涵着比人力资本丰富得多的内容。马克思通过研究可变资本，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资本的收益归资本家，工人只得到维持生存的劳动力价值。而可变资本的循环，既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也导致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分裂。我们必须突破被传统遮蔽的马克思主义可变资本向人力资本转化的观点，挖掘其丰富内涵。从本质上说，资本没有任何物质的实体和形态，而是一种体现所有权的社会关系。但它往往借助于一定的货币等创造额外的生产行为表现出来。因而，可变资本与人力资本既有内在的共同的根基，也有各自的生存空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在恶化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依赖于人力资本的提高。

一、可变资本与人力资本共同的分析视野

当我们只考虑把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物来看时，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活的有意识的物，而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在物上的表现，如马克思所言的“资金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资本”^①。换句话说，撇开资本的社会性质，只从生产力层次看，可变资本和人力资本就有了共同的指向性：劳动者能力的提高，即作为财富增长的基本要素劳动者技能的提高。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在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②然而，资本形式的生产力要素在生产过程中依据其对增殖的贡献，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只是价值发生转移，改变使用价值的具体形态，财富的增加只能从可变资本中得到说明，“转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即从不变量不断转化为可变量”^③。具体讲，雇佣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劳动消费生产资料，并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价值高于预付资本价值的产品，这是他的生产消费，也是工人把购买他的劳动力的资本家对他的劳动力的消费”^④。

在人力资本研究者舒尔茨、贝克尔等看来，现代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率总是大于所测量出的主要资源增长率这种现象，传统经济学理论解释不了。即使某一现实的经济体虽然拥有一定土地和可进行再生产的物质资本，但依据已有理论，它在运转过程中却受到劳动者自身的各种约束，劳动者不仅没有人取得任何职业经验，也没有受过任何学校教育，除了所居住地区的信息之外，谁也不拥有任何别的经济信息，每个人都受到其所在环境的巨大约束下。要想对社会产品和资源增长之间能够观察到的偏差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必须创新理论。否则，如T.W.舒尔茨所言：“由于不能明确地将人力资源视为一种资本形式，一种产品的生产手段和一种投资产品，从而助长了人们对劳动力的古典概念的保守，只将之视为几乎不需要任何知识和技能的体力劳动能力，所有的劳动者都同样地拥有这种能力”^⑤。也就是说，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有益于降低生产成本和扩大消费者选择范围的追加知识，由于知识的生产也需要稀缺资源。”^⑥正是知识武装起来的劳动者，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

既然巨大的财富来源于劳动者劳动能力的提高，那这种能力是如何获得的呢？可变资本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在其提升的方式上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一，提高社会的医疗和保健水平。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此途径不仅能够延长劳动者的生命力，还能够增强其力量，加强其耐久力和集中其精力。《资本论》第一卷花了极大的篇幅论述了在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劳动者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一些妇女和童工也不例外，进而要求政府出台旨在维护工人健康的法规。

第二，劳动过程本身是劳动者能力提高的有效方式。人力资本理论的“干中学”，即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通过学习、应用新技术或对原有技术进行改进和完善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⑦。马克思曾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之中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是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⑧也就是说，社会实践活动本身是知识的源泉，也是人类提高自身能力进而改变人类命运的基本途径。

第三，资本背景下社会分工迫使劳动者为了生存或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而提高自身的技能以适应它所带来的职业的变换和家庭的迁徙。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和劳动者之间的激烈竞争，必然促使一部分劳动者去适应新的工作机会，甚至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谋生或发展。这一过程本身必然需要劳动者承担一定的成本，同时也就获得相应的技能。马克思认为，“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同样地，它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

性。”^[9]

第四，培训是和教育，是加快劳动者能力提高不可或缺的条件。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社会稳定发展，社会、政府、企业和个人必然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和培训。通过此渠道，实现帕累托改进或克拉克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当教育提高其生产者获取并译解有关其它投入的成本和生产特点之信息的能力有所增长时，能降低获取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消费机会信息的成本。“经济增长的特征之一是它提高时间的价值——学生放弃的收入也趋向增加。之二是提供了一些新的生产和消费机会，结果是迅速抓住这些机会的人分配到一些利益。”^[10]在马克思看来，“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综合技术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这种变革过程在大工业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11]要做到一点也不损失，一点也不浪费，还“要做到生产资料只按生产本身的要求的方式来消耗，这部分地取决于工人的训练和教育，部分地取决于资本家强加给结合工人的纪律。”^[12]

然而，马克思认为，“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个教育或训练，而这又得花费或多或少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13]因此，我们不能只从表层看到它们的相同或相似的运行轨迹仅凭它，还无法深知其各自背后的动机与运行过程中各方的博弈状态，也就会深深陷入对它们带来的人类生存状态的思索。当我们考虑这些社会财富由谁获得，用何种方式获得，即由物质资本的获得引出资本所有者与承担者的行动与选择问题，以及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构约束与机会问题时，可变资本和人力资本就显出了根本区别。

二、可变资本的生成及其效应

回到可变资本的生存空间。可变资本是资本家或其所有者获得剩余价值的源泉。在资本家看来，劳动者仅仅是资源的一种形式，一种特殊的形式。这种形式一是在生产中提供社会所需要的最小的相同技术的劳动，二是这些劳动者为可替代因素——随时被他们相同境遇的大量失业工人后备军或能做他们工作的机器所取代。而马克思通过研究可变资本，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资本的收益归资本家，工人只得到维持生存的劳动力价值。也就是说，可变资本是成本计算的一部分，其“最低限额，就是为取得剩余价值全年逐日使用的一个劳动力的成本价格”^[14]。

可变资本的成本有雇佣工人必需的生活资料来决定，“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人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本身也就不同。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道德的要素。”^[15]因此，不仅地区间的雇佣工人工资存在差异，而且国际间劳动者生活状况也明显不同。在一国内，由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不同，其实际收入，会因其技能、体力、精力、耐力等等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在国家间，“在比较国民工资时，必须考虑到决定劳动力的价值量的变化的一切因素：自然的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范围，工人的教育费用，妇女和儿童两大劳动的作用及其劳动生产率，劳动的外延量和内涵量。”^[16]

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雇佣工人的工资因人而异。一是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有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即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二是“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对象化为较多的价值。”^[17]即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多倍的简单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做强度较大的劳动。

由于可变资本是价值增值的源泉，它只有回到生产中——进行可变资本循环，才能使它保持自身的特性。“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18]这种循环，不仅激发了资本家的欲望，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再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资本家支配、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的存在，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导致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分裂。资本生产的产品由此而获得的市场利润，来源于对那些未纳入其成本的资源环境的消耗和损害，归根到底来源于对人类生命的消耗和损害。

不论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通过延长工作日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还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都表现出“生产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是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发挥作用的正常条件的剥夺。而现在，在一个工业部门中，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结合的劳动过程的技术基础越不发达，这种节约就越暴露出它的对抗性和杀人的一面。”^[19]这就是工人作为“类的存在物”与作为工具的存在物的统一体而存在，结果导致人性的扭曲——作为可变资本化身的劳动者不仅追求更多利益的欲望被压抑，使人本身内在的潜能无法得以激发。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相反地，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人类本身的发展实际上只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的……这种直接社会性质造成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浪费”^[20]。

另外，由于雇佣工人对自身处境的不满，有意识地怠工或造成其它物质资源浪费。在可变资本的循环中，资本家压低工人工资以最大限度地占有剩余价值，并最大限度地将其转化为资本，进而要求扩大社会扩大消费，由此必然产生经济危机。一方面产生了相对过剩人口，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产品过剩而被毁掉。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资本家内部、雇佣工人内部的争斗必然伴随着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巨大浪费。

在可变资本循环中，可变资本必然将自然资源吸收到社会经济系统中进行消耗。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社会财富中一个有弹性的、随着剩余价值作为收入和追加资本的比例而不断变化的部分。即使执行只能的资本的已定，资本所合并的劳动力、科学和土地，也会成为资本的有弹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定的限度内使资本具有一个不依赖于它本身的量的作用范围。”^[21]在一定意义上，创造的财富越多，越意味着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过度利用，破坏也就越严重。这是因为，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有一限度，超过这限度，不仅污染和废弃物等的处理要消耗资源，而且也弱化相关资源的使用价值。更为危险的是，由于不变资本可以在国际间流动，而可变资本由于自身的特性受到诸多限制，使富国乐于利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世界范围内攫取资源，进而通过污染转移来获取国际贸易的超额剩余价值。这不仅使国际间贫富差距而越来越大，而且加重了发展中国家已有的资源和生态问题。发展中国家为生计不合理消耗资源——劳动者只得到劳动力价值、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恶化将迟早波及发达国家，最后必然将整个地球上的全人类都推向生态环境危机之中。生态危机缩小了资本扩张空间，这与资本的本性相矛盾，反过来加重社会体系本身的危机。

总之，资本一方面通过人类劳动对生命的耗费而创造价值，另一方面又通过消耗资源环境而消耗人类生命以获取剩余价值。“在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农业中，也和在现代的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枯竭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22]而这一切的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和对立的性质。

马克思不仅论证了可变资本的存在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和危机，还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这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在一个更高的社会形式中，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23]。同时在他的思维进程中也有克服这些危机的路径：可变资本向人力资本的转化。他指出，“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4]。这表明人力资本存在于人们共享劳动成果，并且认识到“活”劳动比“死”劳动更能营造适宜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成为现实时。在某种意义上，人力资本是马克思语境中按劳分配的同义语。

改变可变资本存在的基础，在社会产生过程中，可变资本承担者的地位和作用不弱于物质资本。这样，处于可变资本代名词的劳动者有权利和能力与物质资本的所有者对话，取得自身应该得到的利益。这个时候，可变资本就转换成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嵌入到劳动者本身的追加价值。它不仅对物质资本所有者有利，而且对人力资本所有者也有益处，其分配的根据它的收益而不是成本来估算。劳动不再被当作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剥削关系的促成因素，而被看作劳动者自身资本的生产能力。

当人力资本所有者和物质资本所有者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时，有理由相信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在他们自己身上的花费——医疗保健、教育、信息猎取、工作寻找、移居和在职培训，不管是个人自己的行为，还是社会为其成员所作的努力，都可以看作是投资而不是消费，不仅是为了当前的享受，而且也是为了将来取得金钱的和非金钱的报酬。这是因为“技术所有权是一种自动的归属，没有得到占有这项技术的人的允许就不能使用这项技术。工人有对自己技术的所有权是他愿意通过在培训期间得到经过折扣的工资来对培训投资的原因。”[25]

在人力资本条件下，人类社会改变现有的初始条件，并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寻找新的方法，能为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创造新的资源。

其一，提高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社会结合效率，促进劳动者之间的合理分工与协作。通过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建立有效的市场运行体系和机制。人们能根据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驾驭机器，不再是“变的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26]人们逐渐认识到，一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力资本的进一步增强，物质财富的创造与积累，更多地取决于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率，而不是所使用的劳动量。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者是由于增加了一定时间内劳动力的支出，也就是提高了劳动强度，或者是由于减少了劳动力的非生产耗费。”[27]二是物质财富和科技仅仅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人类还有诸如情感、信仰等文化伦理方面的要求，而且这些因素不仅是劳动生产率的原动力，也是人之为人的重要因素。贝克尔认为，“劳动者的生产率不仅取决于他们的能力以及在职与外部的投资量，而且也取决于他们的动力，或他们工作的强度。”[28]人的创造性的激发、资源的节约与物质财富的丰富，既有利于社会的健康与持续进步，也有利于人的自主和谐的发展。

其二，物质财富的取得是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之内，有利于改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进而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人类意识到环境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要素，而经济发展本身是恰恰是生态环境的一个要件时，也就认识到人也只是生态系统的—个组成部分，并不是自然的主人。自然只是“作为社会劳动的条件，社会结合的劳动条件，因而作为劳动的社会条件执行职能的。”[29]进而，“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自由劳动的性质——劳动具有社会性、科学性和一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30]人们就会对自身的生产行为有所约束，不能因为人类自身的活动而成为毁灭自己的因素。换句话说，人类必然以自身的智慧寻求其发展的条件——提高人力资本，去满足人类必要的生存和发展需求，但不影响生态环境。

其三，劳动者能力的大小既由他所创造的财富的量的多少来衡量的——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生产一种使用价值，即必须满足一种特殊的社会需要，而这种需要的范围在量上是不同的，一种内在联系把各种不同的需要量连接成一个自然的体系，也由他所创造的财富的质的多样性来说明——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这两者力求保持平衡，也暗含劳动者实际占有他所创造的财富的份额来表示——“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31]这不仅在全社会范围内使资源得到合理利用，而且人们之间的平等关系切实得到实现。

在伟大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研究二者，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哲学思想，也有助于寻找摆脱当前困境的出路。正如马克思所言：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32]。现阶段我国正着力采取以下措施来加强劳动力能力培养，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含量，使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来源于人力资本的创造。其一，资金和政策到位，确保义务教育质量，进而推行中等教育，为人们接受新知识和技能打下坚实的基础。“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他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33]其二，有针对性地对劳动者进行技能培训，使其有一技之长，为进入市场获得合理收益创造条件。其三，建立健全市场法规体系，使市场有序运行，保障人力资本的合法利益。只有这样，“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4]。

The Variable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urrent Resources

——the Relation of Variable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Xiao An-bao

Abstract Variable capital not only embodies human capital, but also comprises the key to recognize modernity society to develop. The theory of variable capital demonstrates the seeds of all kinds of crises: resources questions, ecology and extremely gulp of the rich & the poor, and points to the way to work out the crises and gain compatibilities of all-round to grow. Human being development and harmonious society building-up should prompt from human resources to human capital.

Key words variable capital human capital resources crises

收稿日期：2007-12-05

作者简介：肖安宝（1970—），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现实经济问题的哲学研究。

[①]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2.

[②]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56.



- [3]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年, 243.
- [4]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659.
- [5] 舒尔茨. 论人力资本投资[M].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9, 124、125.
- [6] G·S·贝克尔著. 人力资本[M]. 梁小民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62.
- [7]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98、103~104、927~928、93、928~929.
- [8] 加里·S·贝克尔. 人力资本—特别是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验分析[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18.
-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46卷[下].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113.
- [10] 舒尔茨. 论人力资本投资[M].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9, 124~125.
- [11]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561.
- [12]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98.
- [13]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200.
- [14]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356.
- [15]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199.
- [16]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561~644.
- [17]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230.
- [18]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269.
- [19]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532.
- [20]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103~104.
- [21]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703.
- [22]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579~580.
- [23]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927~928.
- [24]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874.
- [25] 加里·S·贝克尔. 人力资本—特别是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验分析[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18.
- [26]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487.
- [27]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395.
- [28] 加里·S·贝克尔. 人力资本—特别是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验分析[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7.
- [29]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93.
- [3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46卷[下].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113.
- [31]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412.
- [32]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10.
- [33]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557.
- [34]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928~929.